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雜編

術數

前言

往行

醫藥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三 雜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術數

前言

薛文清曰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願而反罹咎者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于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又曰星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又曰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于此以星命家之言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又曰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

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又曰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卻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卻存神武而不殺又曰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又曰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謂順理卽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謂悖理卽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薛文清又曰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葉公盛曰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然每每爲同事將官所懇留聞士大夫中喜談星命者亦頗厭之近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

歐陽文忠公避五月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非未能免俗耶

馬文升疏曰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政也故我太祖高皇帝于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

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等人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年李孜省鄧常恩之輩貪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于一時誠恐復于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及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于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有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付法司問擬明白軍法極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乞勅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之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捉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作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于煽惑矣

陸文裕公曰張公元禎以道學名世嘗爲予言自小至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矣初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

輩也再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徐侍讀穆皆好星術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亦皆笑談星術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予素不信其術常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間每以爲拘顧學士鼎臣素善此術以爲語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予因憶范文正公有言士人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甚正

或問子平空同子曰小數哉包括造化未之盡也是故得失半焉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推之有不推者河圖洛書伏羲之易是也徐升字子平今星命家宗其學

又曰邪術邪人不能用必強正而後行邪術邪物不能用必假正而後行如濟源妖氣收卻拋獻必假之瀆如術人役鬼心于貨色則鬼反弄之是也

張時徹曰相人之相不如相人之行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默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詭譎佻達者貧其人曲鄙猥濫者賤其人蕩散強暴者夭其人險賊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善相人者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好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修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福臯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鬚眉傅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何相之乎

又曰卜算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紿取貲貨十無一驗余官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世難矣余欲授子以奧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余曰汝所願見非高貴大僚乎第見之首言日暮轉遷次言祿命退長次言子孫富貴則蔑弗售矣其人逡巡應曰何切中也時司曹郎王蕡者金谿人也人品甚高雅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不與也如其驗也福未至而先覬之禍未至而先憂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

喜于問卜者皆其中有貪欲也昔孔子問漆雕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開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信斯言也是以卜之疏數徵人品也晉顔含有操行郭璞過舍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窮蓍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氏顔氏也不亦遠乎

陳繹曰術者之說何啻百家各以一人擅司命之權盜天地以鬻諸人斯欺人惑世之大夫矣京房郭璞不良死而況其徒乎夫禍不自免何以福人

黄省曾曰今之術家爲珞琭三命之說者以人肇生年月日時干支次列四柱謂之八字其法務取諸五行之平建日干爲身主年爲根幹月爲提綱時爲翼佐以三者支干加臨于日因其旺弱用忌而消詳之其尅乎日干者爲官星爲子其生乎日干者爲印綬爲父母日干之所尅

者爲才爲妻然是三等又以陽見陽爲偏陽見陰爲正也日干之所生者偏爲食神正爲傷官與日干雷同者偏爲比肩正爲刦才爲兄弟又以十干爲天元十二支爲地元干下所藏如子中壬癸水丑中癸水辛金己土之類爲人元以逐歲干支加臨爲流年以十年干支加臨爲大運專以五行生尅爲論者謂之子平家其爲耶律之說者以二十八宿爲天經四餘爲地緯日月五星爲七政于肇生之日分宮配垣以所躔生尅而論吉凶者謂之五星家治其術者上取京師大藩每方不啻千萬雖鄉邑之小亦有百輩盤集以鬻食于其間大抵多楚越之人也蓋由盡一世之人逐逐迷襲暗舉皆崇信而樂尚之自公卿至于庶民一切汲溺其必驗引薦者爲之先容延款者爲之倒屣凡誕舉一子經營片事罹搆末疾各關大小官訟服賈幹利求名莫不取决于斯流是以工學而糊食者紛紛也究而言之是乃誕惑詼詭妄言之術爾君子不道也人之生也富貴貧賤生死壽夭皆已冥宰而默定特非人所能預識爾蕭條亭長崛起帝王憔悴織夫俄登將相莫爲而爲時至自成所謂

造化之神茫杳不測也今星命之家則以人之貴富貧賤生死壽夭皆可終身了了前決而先定操方寸之紙斷百年之數則是造化之神反司于庸夫之手聖人難明而順受者皆可左契而取也有皇上帝乃失玄運之權矣寧有是乎其術八字雷同者則貴富貧賤生死壽夭同其決射可也今夫天子之生其爲年月日時將盡過天下之生者而獨生之耶抑亦有同之者耶四海九洲之寥廓窮陬遐壤之衆夥其爲八字上與天子雷同者不知幾何矣使凡與天子雷同者皆得貴爲天子其術斯驗也苟爲不然此其術之不可信也予嘗執此以詰術人沈生沈生曰天子不言命超乎五行之外者也其言似矣予又詰之曰天子而下不有世襲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者乎今之天下若人也不啻數萬輩矣皆生而成爵食定祿者也其生之年月日時也亦將盡過天下之人使之不生而獨生之乎抑亦有同之者乎若人也數萬輩則同其年月日時者不啻百萬輩矣則百萬之民何不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也不能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斯八字之說無

驗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則又詰之曰爾治子平之學者必自信其術之必驗而後可以望人之信之也爾今不先自信其術矣而何以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何謂也予曰汝茍自信其術也必當自審其八字于某年月日爲財者相旺而宜于金錢也于某年月日爲財者衰虛而不利于金錢也則當止擇其饗利之年月與日而爲之列肆行遊之其不利之年月與日爲之閉關息止可也今爾歳無不求之日月無不求之日勞勞皇皇奔走于塵埃伺候于臺府浮翔于國都蓋無曠時矣豈將爾之年月與日盡宜于金錢者乎不盡宜于金錢而爾輩求之不置蓋緣自本不信其術何時必利故一切冒昧而求之則是己先不信其術矣安能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或曰然則日者之言往往昭驗者何也予曰其驗者乃其操術之巧耳非其決然之數可憑而驗也天下之惑溺于是久且深矣何謂操術之巧夫人之生斯世也其身之所遭不過貧也富也賤也貴也生也死也壽也夭也大要八端而已天下之人不貧則富也不貴

則賤也不死則生也不壽則夭也術者操此八言而曰爾貧爾富爾貴爾賤爾生爾死爾壽爾夭爾貧爾富也其不貧不富者已矣其貧者富者則轃合其言而驗矣曰爾貴爾賤也其不賤不貴者已矣其賤者貴者則轃合其言而驗矣其于死生壽夭也亦然蓋其所執者八端而盡古今合天下之人咸概于此矣凡扣其術者不轃驗其言貧則轃驗其言富不轃驗其言賤則轃驗其言貴不轃驗其言生則轃驗其言死不轃驗其言壽則轃驗其言夭非術者之能言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也人自以爲貧賤富貴生死壽夭轃合而驗之也何必曰者卽使不辨菽麥不識奇觚之人使之列日之肆有咨命者皆告之亨吉則千萬人之中必有亨吉者矣其亨吉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窒困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窒困者矣其窒困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有咨商賈者皆告之倍利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倍利者矣其倍利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貲喪則千萬人之中必有貲喪者矣其貲喪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有咨疾疢者皆告之眉耇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眉[illegible]者矣其眉耇

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凋殞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凋殞者矣其凋殞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殊不知列肆之人乃不辨菽麥不識奇觚者也人自以其亨吉窒困倍利貲喪眉耇凋殞而輳合驗之爾由是觀之則斯術也可以不挾籌策不談五行不陳衆曜而可以論人者也可見斯術之誑惑而談妄也且天之生人無異于生物人之生也旣有年月日時則物之生也亦有年月日時也人之年月日時已可據以爲吉凶則物之年月日時亦可據爲吉凶也則魚之產子一生累萬累萬之子累萬之魚也萬魚之生同時而散于江湖也其果一魚之中詎萬魚皆中詎耶豚豕之孕雞雛之出同時而生常有十餘其割而烹之果有先後耶抑亦同時而割烹之耶其中詎割烹不同則其生年月日時無據也知生物之年月日時無據則知生人之年月日時亦無據也且天之生人陰陽之交五行之會無所不具者也今于八字之中無甲乙寅卯者則曰無木無丙丁巳午者則曰無火無戊己辰戌丑未者則曰無土無庚申辛酉者則曰無金無壬癸亥子者則曰無水若云無木必其

人心內焉無肝外焉無目者也內不無肝外不無目則無木之言虛也若云無火必其人之內焉無心外焉無舌者也內不無心外不無舌則無火之言虛也若云無土必其人之內焉無脾外焉無肉者也內不無脾外不無肉則無土之言虛也若云無金必其人之內焉無肺外焉無聲者也內不無肺外不無聲則無金之言虛也若云無水必其人之內焉無腎外焉無耳者也內不無腎外不無耳則無水之言虛也今觀八字之有缺者其形體未嘗缺也則是五行之生未嘗少也且日者常云金多善義木多善仁水多善智火多善禮土多善信則是無金者必無義無木者必無仁無水者必無智無火者必無禮無土者必無信無義是無羞惡之心矣無仁是無惻隱之心矣無智是無是非之心矣無禮是無辭讓之心矣無信是無誠實之心矣必非人而後可豈有名之人也而于斯五者乃有多少有無之分乎其論六親亦四柱爲之準驗以印綬爲父母則無印綬者將謂人非屬毛離裏者乎以比肩爲兄弟則無比肩者將謂舉無鶺鴒急難者乎以才爲妻則釋老之家甲乙俱無

戊己丙丁俱無庚辛戊己俱無壬癸庚辛俱無甲乙壬癸俱無巳午者乎以官爲子則貂璫之輩甲乙俱無庚辛丙丁俱無壬癸戊己俱無甲乙庚辛俱無丙丁壬癸俱無戊己者乎君子之可干祿果皆庚辛臨于甲乙甲乙臨于戊己戊己臨于壬癸壬癸臨于丙丁丙丁臨于庚辛者乎一才一妻也則天子一后二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賢妻者八字之中何所見乎一官一子也則嗣胤之繁至于累十者八字之中何所藏乎樂妓之命亦有正官則若夫果皆正乎其爲淫濫果皆涉犯咸挑者乎世之武弁果皆年挾官印者乎鴻雁亂離果皆丑北卯東而柱多隔角者乎四殺庫墓辰戌丑未之運果皆蹭蹬者乎筋拘目瞽果皆木被金傷而火遭水剋乎田疇萬頃于井授之日當何驗乎納粟買爵于鄉選之代當何取乎子父干而衝擊子可曰吾命然也而當悖其父乎子干而乖背父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虐其子乎子兄弟之干而矛盾兄弟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胥戕其兄弟乎于妻之干而有配合多也可曰吾命然也而當不修帷薄可乎雙舉之子一吉一凶一貴一賤

何以異乎命而富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富而不義之貫鏹皆可以取乎命而貴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貴而不義之軒冕皆可以居乎且其五星之說繫風捕影益爲誕謬略爲指斥如日月皆一也則曰太陽僅一太陰有五五星皆一也則曰木土與水皆六火金皆二其理何在乎又以十二地支布之爲宮命宮爲一財帛爲二兄弟爲三田宅爲四男女爲五奴僕爲六妻妾爲七疾厄爲八遷移爲九官祿爲十福德爲十一相貌爲十二其次第相生命名取義何所本乎命宮何榮于二曜財帛何耗于土兄弟何局三人于金田宅何失祖業于火男女何定五二于日奴僕何豐于羅妻妾何蔭于水疾厄何瘢于金計遷移何客旅于無土官祿何卑薄于計悖福德何減破于火土相貌何陷溺于日月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其宮十二人皆有之矣廉潔之臣財帛何儲列仙之儔疾厄何論驅走之賤奴僕何徵閨房之姬妻妾何應不耦之輩男女何徵不毛之鄉田宅何準舟揖之子豈盡遷移誅僇之徒豈無福德戚施籧篨而得相貌齊説編庶而

宜官祿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且其援古爲證又曰河上之懽七殺也宣父之畏元辰也峨眉之闌三生也鬼谷之播九命也魏武首風以爲水火相剋也夷齊餓死以爲貴值耗空也劉阮樓隱以爲印逢水木也項籍自裁以爲四大空亡也淮陰見縛以爲天地轉殺也凡此古人之迹何策書之而伊誰傳之也書之無策傳之無人則爲是言也誠誕語也且術者之家以貧賤歸之愚人富豪屬之賢士蓋以富而貴者目爲嘉命以而賤者目爲醜命則是刦鈔饕餮之富莽操懿溫之貴乃財旺生官是其羨賞者也尼軻之坎壈回憲之貧窶乃身衰遇鬼是其嗤鄙者也而不知人之爲命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無二命也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中爲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養是中而善者斯嘉命也敗是中而不善者斯爲醜命也命之嘉醜人之禍福在于善否之分而非以富貴貧賤之謂也使其善也富貴亦福貧賤亦福無往不得富貴貧賤皆嘉命也使其不善也富貴亦禍貧賤亦禍無往而利富貴貧賤皆醜命也或曰不善而富貴之禍善而貧賤之福

何以見其然也予曰子見富貴者揮攉盈侈洋洋赫赫以無禍之形乎富貴而不善則百姓怨之詛之鬼神害之天地損之其心惴惴然荏荏然焦憂以保之所履者危機所趨者陷阱所遺于子孫者皆覆宗亡家之胚胎也斯非其禍者乎子見貧賤者式微涼寡卑卑瑣瑣以爲無禍之徵乎貧賤而善則百姓頌之美之鬼神護之天地益之其心優優然坦坦然熙樂而安之所踐者吉門所升者亨階所遺于子孫者皆昌族顯家基幹也斯非其福者乎故人之爲命當以善否爲嘉醜而毋徒以富貴貧賤爲也故曰人之命一也一者善也無往而非福也無若是之紛紛也故仲尼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無得而稱者非其不善而爲命之醜者乎其稱之不已者其非善而爲命之嘉者乎是知景公富貴僅保一躬而夷齊之榮華萬世享之也斯言也日者不足與語也所以語夫儒家者流熒惑沒溺而信之者也今也猾黠之流則又羅集一郡一縣之八字戶聯家次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之已然者皆默鈐而私之記謂

之春法凡踵肆而扣者彝有不驗殊不知已往則神將來並昧也其作奸騁僞若此而世之信之者果哉其不智也

孫作曰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惟不足以知人而吾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皋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相人亦然相雖定于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于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強逆計以遁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畧至于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猝應變之機于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予之常于其不可禦以窮其心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反覆相明而貧賤富貴壽夭之理得矣譬之如水匯而爲淵激而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

起伏之形悍怒崩蹷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

往行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聽瞽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晝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游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繇是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入邊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後七八年必復辟英廟心識之庚午也先欲奉英廟北還時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特不敢發景明力言于石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汹汹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爲風然後兩宮乃安忠果伏誅如景明言景帝之弗豫也

中外以儲嗣朱定爲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家柱石當委身致命以
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英廟復辟將官
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八文製象牙
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父清以指揮僉事
將出莅徐州上曰仝寅得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
復固辭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
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卿大夫無不延接然一語不及私事
惟抑邪與正濟顛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
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儀自號啓陽八十有六歲尚
康強無恙三子長鑾以材武自見官錦衣衛百戶程敏政曰昔嚴君平
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
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士者也若仝景明固聞君平之風而有慕焉者
歟其禮于名流不浼于權貴壽而有子老于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
不見知于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敦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

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賀美之解元恩之父也解元卒有弔之者問其葬美之曰子之服朞朞之日塟期也及其陳留尹正抑夫來謂予曰賀氏先塋向方與歲建相值期之日值其兄生辰而又的呼厥父皆陰陽之大忌盍往沮之子戲曰人言不信陰陽惟美之與予若往沮之美之將謂予能明于己而獨暗于人矣乃謝不往抑夫怫然而去匍匐往沮賀賀不從而塟焉厥後美之壽終年七十有七冢子慈迄今無恙家益饒裕則的呼歲建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齊琦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易岩先生齊之先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傅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于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琦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傅氏之傳蓋其爲術繇聲色氣味以起

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卽其數之所見天地氣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豫定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幙職待次于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孚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卽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妾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其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潭守伯篤魯丁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已生七女子矣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中秋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日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

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内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略將軍平江萬戶府王禕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祕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繇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英氣及其生物氣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于數而數曷嘗離于理乎故夫數囿于理亟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者固同瘞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傳立而齊琦則得其淵源所自來可徵也余數從琦遊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爲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于知琦者徒

謂其于數爲精何也

醫藥

前言

睿宗憲皇帝御製本草考異序曰天下之物耳目之所常及者易知惟生于遐荒載于祕書異于世而其功實可利人者人皆不識必俟博考圖誌撮其名要然後徵用之譬之人焉莘蟠巖穴僻側沉淪之賢非賴睿哲明猷孰能暈蕩于當時建偉烈于後世哉噫此吾本草考異之書所繇以作也夫著述本草自羲皇以來凡幾醫家者流習其易而忽其難用其常而損其易藥有排山倒海之力唯性味之異常者能任之醫術之異倫者能制之以伐病攻毒也醫之道亦難哉人知日精之益明而不知善芳之生奇幹者食其肉人不昧其目人知丹棘之孕陽而不知桴苡之出康民者食其實婦亦宜于子人亦知貿汗之轉胎而不知貿汗者本名炙轂過也人知乳香之活血而不知乳香者別名黑㨗纏未也大率藥物性異名異生異而所載之書異不有以考之臨證和劑














之際不大有悞于人哉吾憫世之盲于醫而人閼于瘥也考藥物之異歸諸醫道之常常彼之異而藥之異者有常者主之雖時流俗師亦知而可用之異吾之常而藥之常者有異者輔之雖殊方絕域亦咸知而不棄之夫考藥物之異尙足以起死回生而免昏札之患况有國者搜人才之奇異卓絕變易名姓逸于草莽者起之位著參常士而任之豈有不能活國安民興涉補弊以翊成太平仁壽之治也哉

劉玉曰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爲人然察其虛實寒温燥濕死生存乎脈爾自素難扶其微王叔和率爲脈經世所傳脈訣蓋六朝高陽所讚其爲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爲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觀之尺脈第三同斷病褚澄爲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爲受命之本既受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上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脈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水生火故關上之寸心爲其言如此可謂察于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爲

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上下之關爲脾脾土生命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左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于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四體百骸男女無不同者豈獨至于肺相反如此哉竊嘗考之心火也火旺于南故心之脈見于左寸肝木也木旺于東故肝之脈見于左關肺金也金旺于西故肺之見脈于右寸脾土也土旺于四季中無定位寓于西南故脾之脈見于右關腎水也水旺于北故腎于命門之肺皆見于左右尺以人身而言心與肺在膈膜之上其至清肝與脾在臟腑之中其氣次濁腎與命門在丹田之下其氣至沉以五行之數而言火數二七金數四九陽勝乎陰也木數三八土數五十陰陽相近也水數以六陰勝乎陽矣故心與肺同居于寸肝與脾同居于關腎與命門同居于尺然心肝腎陽屬也故同居于左肺脾命陰屬也故同居于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難經所謂男子尺脈常弱女子尺脈常盛蓋以男女陰陽有盛衰

之別爾豈謂脈之相反男女殊絕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時將安屬證何以察而治何以處乎然則反此之說其義何居曰脈經所言是已脈經不言者素難未嘗言也素難未嘗言脈訣何自而言之邪篡之者務簡而不精中之者承訛而愈失明于難素脈經者必有審于斯

滄洲翁呂復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太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于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祕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家合德實切于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液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于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爲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爲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托其爲師張公所藏以補其蕪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

殽玉石相亂訓詁失之于空疏引援或至于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
正其誤語而增其缺義頗爲有功今于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乃
斷章擇句而釋以己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
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
卷而已或謂玉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于鍼故皇甫謐
名之爲眞經卽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
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玄君所箋也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
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并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
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
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
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
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廢焚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
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
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

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公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十二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列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爲□本草蜀孟和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度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乃引經言多非靈樞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廣黃帝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證未明李子埜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

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發古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譔次而宋成無已復爲文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治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無擇常補三陰證藥于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子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受不一各祕所傳互有得失至宋祕閣林億等始考證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譔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

入陳孔石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常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詞作診切樞二卷非敢剪其宂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耳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其後辭旣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說而益以新語旣不出其畦徑安能得乎本原餘有清溪徐裔甄權季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敢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原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經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眞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

無名先于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元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于南華非初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大玄君之號醫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玄子蓋啓問于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皇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傳者今之玄珠乃後人附托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于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常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攟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眞要等五篇

治天元玉册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玄別譔果見于世又豈上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于石函中其托爲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子弟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併山藥者蓋太平乃宋昭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原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據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素遺著政和間頒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禔爲之解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于穿鑿良由不考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于美玉也其論醫有曰扁

鵲醫如秦鏡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斵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葉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于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囟方著名于時蓋用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于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大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槖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于松柏而不利于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兵陳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

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偕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于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免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

李西涯女醫記曰京師有女醫主婦孩稚之疾其爲人不識文字不辨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于炮煉烹煑之用以金購太醫求婦女孩稚之劑敎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之載而歸人有召者攜所購以往脈其指炙其面探藥囊中與之雖誤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若子孫者舉其軀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于喪敗捐穀帛金珠予之不少吝其恆喪且敗者曰命也且轉引譽于隣里而不足則譽之鄉黨而不足則又譽之姻戚凡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姻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藥而求幸而不至于喪敗則又引譽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

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未嘗信之其強而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責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悔且吝之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不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何孟春曰有東陽樵人其父患風歲久爲風疾所侵氣弱痰不能吐樵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痰若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筩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于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臞仙曰古之神靈之醫而能療人之心豫使不致于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猶舍本逐末不窮根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殊不知病由心生業由人作蓋陰有鬼神陽有天理報復之機鮮無不驗故有天刑之疾有自戕之疾其天刑之疾蓋因宿世今生積惡過多天地譴之故致斯疾此亦業原于心也其自戕之疾者調養失宜風寒暑濕之所感酒色財氣之所傷七情六欲生于內陰

陽二氣攻于外是謂病生于心害攻于體也

崔公銑曰今世之醫好大言者宕醫也易惑而移者懦醫也據方而不能權者庸醫也好自用而償者虐醫也擠衆論以售術而不恤人之死亡者賊醫也均之殺人也賊莫甚焉

呂柟曰夫醫之治病猶吾黨之治五品也或曰何謂也曰腎生肝水竭則木斃故養腎而肝茂厥視明肝生心木盡則焰微故養肝而心寧故見其目秀知其水之盛也聽其言和知其木之茂也此之謂父子之道君也者主病者也臣也者佐君者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近者不可以偶遠者不可以奇上者不可以奇下者不可以偶設其奇偶定其崇卑此之謂君臣之道厥陰至脈弦少陰至脈約太陰至脈沉少陽至脈大而浮陽明至脈短而濇太陽至脈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不至則病未至而至則病陰陽易則危審其易而調之則安此之謂夫婦之道兩病偕發救其捷兩脈病先疏其承此之謂長幼之道方其冬也陽

至于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之日陽出而陰爲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是故溫也方其夏也陰主于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之日陰出而陽爲主然後暑動而搏陰是故瘧也察于是而治此之謂賓主之道故仁義別序醫咸具焉又曰夫醫也目道爲上其次口道其次手道天有五行地有五才人有五臟表有六鑿五色時有六氣食有五味非才不免故耳不能聽病曰肺痿目不能視病曰肝枯口不能言病曰心淪鼻不能臭病曰脾憊口焦而齒齣病曰腎亡故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故腎竭則肝翳肝翳則心灰心灰則脾焦脾焦則肺縮故觀其色黛易其肺也不爾則目盲觀其色木易其腎也不爾則言亂觀其色丹易其肝也不爾則鼻鼽觀其色□易其心也不爾則耳聵觀其色白易其脾也不爾則口乾故腎欲鹹而升心欲苦而降肺欲辛而收肝欲酸而散脾欲甘而和昔越人一視人貌洞見五臟投之以劑不旦而愈彼豈眞裂人之膚以易之哉蓋有得于目道焉故曰得目道者之謂聖得口道者之謂賢得手道者之謂能

祝希哲曰人世醫人有五難病家貴驕不肯敬從一也病人愚愎強謂自知不能服從二也愚下之輩略不能辨良庸祇憑耳聒時有劣工謬得俗譽此下輩必棄上匠而委時庸三也劣謬之徒信其妄施偶中他方自執爲是或亦自知非是而恃其屢中安然發之以人嘗倖良醫洞燭而恥于自列重于搆怨或陳之而反逢怒招誚枉自憤厄四也良雖薦藥服者他參愈不專功敗乃分謗五也噫古有一難而功弗完今難五矣而望免責集績則如之何

韓公邦奇曰凡文字皆可著作惟醫藥之書不可輕爲一字苟一字不當殺人多矣其罪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等學者可不愼哉

陳絳曰醫技也然濟世之仁術存焉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有旨哉程先生遺書記先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個事予謂此先生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者不必居位行志也范文正公未遇時常卜于神言他日不得爲良相願爲良醫陸

忠宣罷相被謫杜門者被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秖習醫方集古今驗方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世蓋仁人之用心皆然

往行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于丹溪朱彥修遂盡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于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互考又謂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陽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幷中風中暑辨議名曰溯洄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說一百卷履篤志于學博極羣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爲作士家氣咸備元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書甚工至今藏好事家嵩渚子曰余讀王安道溯洄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嘆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爲淮南子之妄嗣論四氣所傷



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至理非苟作者

程彥澤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勳名恆自誦曰夫人極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耳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于湯傅說之于高宗諸葛孔明之于蜀先主亦具臣耳然又自度上不繫于天下不繫于人而能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族醫僥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遊于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眞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贄幣詣先生門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

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孖游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是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汚我何可汚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不問仕毅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專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之或曰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文皇患瘕韓公茂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常奉療王王欽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

然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尙書嚴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皆以醫名元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元禮診之曰左右手脈皆浮虛而無力非眞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姜人參白朮爲劑夜冷飮之大汗而愈方氏子婦瘧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將灌蘇合香丸而治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聲輒厥逆如初元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爲汗多亡陽乃以黃蓍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纊食飮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煑伏雌之法月啖雞者三病愈極元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眞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益

其病耳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纔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元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飜飜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也醫欽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元禮曰左脈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耳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衛吏陸仲突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淸心不中元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溫之也服人參黃蓍而安他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元禮父子最得其眞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足者術必疏宗非其人者業必謬矧醫之爲道也以人命死生爲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爲哉元禮之學得之朱震亨彥修而彥修之學得之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之荊山浮圖氏

而淳圖氏則劉河間守眞之門人也守眞之學實得之于內經參參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江之南又統會而斟酌之元禮乃其高弟子也篤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而四馳大顯其術于本朝裒然為名醫稱首

李可大字汝化杞縣人初業儒因母病遂編覽醫書久之忽大悟曰扁盧在是矣常為太醫院判用藥好以奇勝不拘舊方一梓人母年四十餘手大指忽腫因偃仆不知人事公診之曰此必月信至而適為冷水所觸也問之信然用當歸甘遂湯而愈一婦人產後大喘醫戒用人參公診之曰此孤陽絕陰也正宜用參遂加蘇木為湯飲之喘立止時新鄭相公家居聘公視疾公至診其脈曰公心脈如蝶鼓翼越五月當大拜抵期果應于是公名振兩河矣因勸公入太醫院授修職郎時朱錦衣生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請公醫之戒勿見兒恐成客忤公曰但隔壁聞聲足矣朱許之公曰啼而不哭為痛用桔梗湯調乳香灌之卽愈有族母年七十餘中酒昏迷無氣諸兒以為已死卽入殮公至見目未

陷心尚温曰此母不死吾能起之諸兒涕泣求救公取井底泥塗母心上用黄連葛根湯灌之已而果甦于是邑中相傳公能起死人公曰彼自不死耳特熱極氣滯其狀若死故能起之非眞能起死人也李進士病虛損痾疾腹痛異常公用人參五靈脂治之衆醫皆訝曰二物相畏奈何用公曰不聞相畏而後能相使乎藥下果愈鄢陵陳公病傷寒昏沉將屬纊公診視曰此可救也用竹茹犀角灌之而愈甯縣尉亦傷寒身皆冷口出清水公診之陰毒已極用附子一味醫之亦愈邑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而咳嗽吐血醫皆以爲虛症公診之曰汝脈結結爲鬱症非虛也用蘇子香附益智等藥數服而愈董大奇之因乞爲弟子以學醫焉

盛寅字啓東吳江人洪武間王仲光先生以古學醫道自重人不得見其面惟太史陳嗣初先生御醫盛啓東先生得其傳故二先生各以其學顯于時而重于天下啓東之濟人也不獨以醫藥爲德凡遇人危急雖厚費不靳若蘇布政使有廉名以事罰役助以白金五十兩訖其工

妹壻顧主事信卒于廣喪久不能歸特託所知按察官訪而歸之鄉親莫任叔罣誤舉家貧病贍以藥食及二載其死于縲絏沒于旅舍者悉具棺歛歸其喪故人子逋賦被繫求屬所司寬其徵曰與其屈己求人孰若推己全人之爲愈耳卽代輸得釋其輕財類此永樂中啓東以解戶赴京時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之累年不効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微疾請切脈辭曰未見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言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卽傳宣入便殿指上脈叩頭曰此風濕也上大然之曰吾逐胡出塞動至經年爲陰寒所侵至此吾謂是濕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授官後事仁宣兩朝皆被眷遇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特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羣醫束手莫知何疾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見投藥一服逡巡而愈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猝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臣用是爲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也上詰寅果未晨餐而入乃厚勞其人云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句容人太醫院使謚恭靖專文皇帝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矣又問卿于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戒欲速也言關于理道概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自是專侍文華殿其于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恆十全王公貴人下逮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謁用文多愈如用文謂不可愈卽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

代府靈丘王實係代簡王子聰敏無所不能尤精于醫頻年瘟疫流行死者甚衆遣醫載藥編詣鄉村治之給至三萬餘帖遇井投以避瘟等丹使飲水者不染患全活者難以數計

盛醫學倩字□□□□人有袁養正者先富後落妻病心殆袁持金求治公曰君婦用貧病減金以加病乎辭而予之藥良愈王氏婦病衆謂陰虛治轉甚公視之曰腹傷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灌以潰癰藥數日已王端毅公撫江南得疾臥南京衆治以痰結郡守劉君進公往視爲

痞也從而瘥暢侍御當暑病寒被數重裘裹衾悶墐室中不勝冷或治爲傷寒邀公公望見而切之所謂熱極似寒是爲中暑啓室褫衣被塗以搗葱進香茸湯一啜而蘇再索食三病已尚書似公患風蹶公飲之藥酒三石起似與冢宰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羣薦入太醫辭而止

仲蘭字繼馨寶應人世業醫成化間中醫學科入爲太醫院判尤工楷法常以所書進上憲廟以爲能命試字中書三年授中書舍人歷太醫院使子棐舉丁未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本舉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君聞之愀然弗樂曰吾世以活人爲業刑官寧能保不誤殺乎及聞本坐累補汝寧府通判喜曰釋重負矣

吳傑字士奇號暘谷武進人世業醫弘治間以名醫徵至京師遂以醫遊諸公卿間時都御史王越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爲之請曰國家三十四年纔一徵醫

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譏之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賣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歎曰有藥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譏者而謂宗周爲忠正德末年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遂發京師至淮漁于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之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意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脈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即詭言曰眞愈矣勿憂矣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

許紳字大章號警庵江寧人以名醫入爲太醫院醫士歷官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院事謚恭僖嘉靖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得
紳藥始蘇諸大臣嘗造問聖躬安否紳曰此變禍不測諭官守非余輩
事竊受聖主恩深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進余
自分不效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
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
紳宮保後數月紳病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魂
不寧百藥不效余卽死聖上萬壽臣無憾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四目錄　雜編

堪輿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四 雜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堪輿

前言

或問趙公汸曰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眞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禮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二曰族坟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家法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于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家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爲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于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技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

其所徵而遂以塟書屬諸郭氏耶然無所考矣問曰塟書世所有者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于理者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爲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言者而塟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誇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于其說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于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塟書有以誤之歟禁而絕之宜矣問者曰夫其謬矣旣已如此而又以爲塟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事書其言不絕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塟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

萬物之精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意之機得乘以差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觀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尙見于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差書之旨耶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象貌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時不著而況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于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轉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員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員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問萬事皆順推金丹與地理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臟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縕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

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意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尅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于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于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脈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始神機合變不拘于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之有不相得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造化也移之以推六畜則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于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眞而槪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耶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

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于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經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于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于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作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耳問者又曰理旣如此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于奪神巧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耶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眞術者尤爲鮮是其術之明晦地之得失且懸于天而不可必今其言則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劵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悖謬取禍豈亦分定

者不可推移耶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還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昌盛而不知所自來于是肆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于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心耳其設心如是則獲罪于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悖謬豈非神聖之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爲患至深善腐迷朽之藏如委棄于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擇未嘗有加于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于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爲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爲口實則仁

人孝子之塟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旣如彼而得失之懸于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爲其得爲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耶對曰死塟之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塟與塟以天下一也故喪且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矣先王制禮致嚴于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于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夫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于性命之常而無憾于愼終之敎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淺土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人同患也而不以獨得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爲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

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聞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美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窺以爲族葬者雖鬼神之應無反于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譬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宴暗顛覆于一坏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爲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于本草然藥餌得失見于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于送終之大節先儒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粗精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方孝孺曰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于此則歸福于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于葬之法

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于此則曰此塋之罪也此土法宜至于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塋其身則可免子孫于禍夫孰肯爲善哉由大者而論之係乎衰盛者莫大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皇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促唐據之長果在于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升視冈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塋師之爲也塋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塋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于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于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豎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浸淫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族吾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塋卜吉凶

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

方氏喪葬儀

陳白沙公曰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不可拘泥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自似有據若掘至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葬隴宜淺之說恐其實有好土而或爲浮面粗惡所隔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慎歟

程子以土色光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凶捷法此不易之論

又曰地理之說有專主吉凶應驗言者術家是也有專闢吉凶應驗言者東萊是也有雖知吉凶應驗可有可無而不泥于其術者程子是也

據愚見術家專取必于術故其說泥東萊專闢其術故其說偏不若程子謂神靈安則子孫盛以土色草木占地之美惡則既不遺乎地理而

又不眩乎吉凶如此方爲通論至失子師友之間議論尤多大抵本程

子之說而又兼取術家所長地理至是無餘蘊矣今若以術家卑陋盡廢其說而不問則前輩初無是也必如其言吉凶應驗差舛而疑之則亦必有至當之論愚以爲吉人得吉地吉地獲吉應此常理也若凶人得吉地吉地獲凶應譬諸僭竊簒奪雖得之必失之當其始謀之遂便如得吉地獲吉應及其卒也凶殃隨之矣故有始吉而終凶始凶而終吉宜吉而凶宜凶而吉以此推之術家之說誠泥然亦不可謂全無此理也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獲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乎焉者可矣

大理卿湯公沐曰予幼聞常熟有蕭姓者善地理時有富室邀擇葬地連日苦于弗得蕭回題一絕于齋壁云行過前山復後山尋龍不見又空還相應相去無多路只在靈台方寸間據云似有自背其術之意豈時因其主者而云然乎哉然其流有書亦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兒

豈亦當時本其人而論耶

李詡曰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澗瀍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瘿重水尰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尫傴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和而寬水氣人急而賤以此觀之未有不鍾于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法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美惡若執券探環遂使來世滋蔓雖士大夫間以此搆穽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惑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窀穸四維謂之折壁中頂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乎瓦棺聖周漆柳翣三王制也驪山玄室千錮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日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爲逆黨發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于前是豈盡係于地理哉禹陵闕里亭

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思有云住塲好不如肚腸好故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心頭又得空靑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相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勤儉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必稟命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坐二十二也閹人謙婉二十三也家童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

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三十六也右三十六相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今之惑于陰隲者何不三復于斯

烏傷朱彥修號丹溪嘗著風水問答其畧曰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蜜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忝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骨已朽矣安知禍福于人貴賤于人壽夭于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擇室

黃省曾曰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封丘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周先王之世君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親愛死相依

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爲葬之道若是而已後世饕剽富貴之人衆而奇邪之流乃興故爲堪輿風水之說以簧鼓于萬世以爲天下之人貴賤由墓地之興衰貧富本葬辰之吉凶與凡一切顯晦替隆之事皆關係于三尺之黃土上自鼎鉉下至閭閻莫不俛心帖耳而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登高相脈揑怪指空陟險求龍談虛恣僞日侵月盛至于家無不相之墓墓無不扦之穴穴無不選之葬天下之人皆憒昏望冀于爵冕金玉之榮聾眊于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葬者所以乘生氣也生氣行乎地中人受體于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子以其說爲虛也信以爲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蔭帝王之后常爲帝王公侯之嗣常爲公侯朱頓之胤常爲朱頓然後其說爲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尙于唐宋亦莫愼于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武宗之端陵九嵕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之橋陵金粟玄宗之泰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檀山代宗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陵金甕順

宗之豐陵憲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文宗之章陵仲山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之八陵會稽寶山徽高孝光寧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士極天下之貴穴曰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矣何唐之祚卒移于五代宋之祚卒移于胡元陵寢之地今爲蔓草牧羊之所而帝王之後或流而爲娼伍化而爲僕隸而遺體不爲之受蔭乎帝王不能蔭子孫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蔭子孫以公侯朱頓不能蔭子孫以朱頓也亦明矣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止之使不行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爲上藏風次之予以其說爲虛也夫地氣流行何所不貫毫髮之塊青潤感達者若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凋落斯乃可謂乘風則散也今觀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未常不榮麗也若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不生斯乃可謂界水則止也今觀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未常不盛長也天地之氣充實塞漢非風之所

能散貫金通石非水之所能止况風亦氣也以風乘氣是謂氣以入氣可謂之聚不可謂之散也水者氣之液也氣行土中獨不行于液中乎陸有草木水有萍藻生氣未常爲之間隔也山譬人之骨土譬人之肉也水譬人之血脉也氣行乎骨肉之中獨不行乎血脉之中乎人氣無骨肉血脉之間則知氣地無水土之間也水雖界也氣安得而止乎又曰骨者人之生氣死而獨存故葬者返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予以其說爲虛也人以氣聚而生氣散則死骨既朽枯氣安可返若可納氣人應再生人不再生是氣不返肉骨不納氣之徵也又曰千尺爲勢百尺爲形勢來形止是謂全氣以止爲氣之全則氣之行爲不全矣蜿蜒蔓衍之地皆虧缺消虛之所萬物宜不育産可也今蜿蜒蔓衍勢行之地未常不産于物則氣未常不全也又曰地有吉氣隨土所起以起爲吉則以伏爲凶矣天下之地隆起者少平伏者多是吉氣少而凶氣多也氣一而已吉則俱吉凶則俱凶一起一伏千伏千起是一吉而間一凶千凶而亂千吉也紛錯雜揉坤元之氣豈其然哉旣以平伏爲凶則今

城郭人民之居何多居于平伏至凶之地乎城郭人民居于平伏至凶之地者未嘗皆凶居于隆起之地者未嘗皆吉山鄉之民未必皆富且貴平鄉之民未必皆貧且賤是以起伏爲吉凶者虛也又曰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蹲踞形若反此法當破死子以其說爲非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說本起于天文之家天文家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爲蒼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七宿爲玄武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七宿爲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爲朱雀即史所謂東宮蒼龍房心南方朱雀權衡西宮參爲白虎北宮玄武虛者也凡天星之名皆天文家以人物形器名之而實無其形況二十八宿隨天而運初無定方今借以爲東西南北之定象固已非矣至以東方爲青龍實求其蜿蜒之狀西方爲白虎實求其蹲踞之狀南方爲朱雀實求其翔舞之象北方爲玄武實求其垂頭之狀則誣謬之甚也仰觀天文東方七宿果有青龍之蜿蜒乎南方七宿果有朱雀之翔舞乎西方七宿果有白虎之蹲踞乎北方七宿果

有玄武之垂頭乎天象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實則地勢不當求蜿蜒蹲踞翔舞垂頭之形也況天之東方七宿常名爲青龍西方七宿常名爲白虎未之或改也今一山也北墓目之爲朱雀南墓目之爲玄武東墓目之爲白虎西墓目之爲青龍是于一山之間而可爲四象之目無是理也既欲其蜿蜒又欲其蹲踞既欲其垂頭又欲其翔舞是則山雖人可造爲朝營夕設亦難爲衆墓形勢之各給也況青龍吉也何又嫌其蹺主白虎凶也何又樂其蹲踞是皆詰之而可窮者也又曰土以紅黃紫爲生氣以青黑爲死氣予以其說爲虛也按禹貢兖州厥土黑徐州厥土赤埴墳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土惟黃壤則天下之土惟徐雍爲生氣吉善可葬之地兖梁爲死氣災惡不可葬之地若然則天下之人死者皆當求徐雍而葬之可乎兖梁之人死者所葬皆青黑之土矣未聞兖梁之人皆罹災受禍履貧蹈賤覆家絕宗如堪輿家之說也今兖梁之人仍多富貴吉慶之族則青黑土爲死氣之說爲無驗也又觀宣聖之墓在兖州曲阜之孔林顏子之墓在兖州之防山孟子之墓

在兖州之四基山皆瘞于黑墳死氣之所也今孔子之後世爲上公萬祀不替顔孟之後皆有常官天下之吉慶善祥莫大于是是靑黑爲死氣之說無驗也又其法以山圓者爲金方者爲土曲者爲水項員身聳者爲木尖峭者爲火支脈之行以相生爲吉以相剋爲不吉予以其說爲虛也設使後山爲金前山爲木是爲金之剋木金既剋木則後山產物前山不能產物斯爲驗矣未聞前後兩山相依圓者產物聳者不能產物也五形之山皆能產物各擅生氣則相生相剋之說爲無驗也況世有貧而無墓之家往往出草茅而公卿由布素而臺閣此其遺體果受何蔭而然也且同一祖墓也或父貧而子富或子賤而孫顯或孟夭而季壽或兄華而弟枯夫父子子孫孟季兄弟同一遺體也以爲本骸得氣耶則父不宜貧子不宜賤孟不宜夭弟不宜枯而有不受其蔭者也以父子子孫孟季兄弟貧富貴賤顯壽夭華枯之不同則遺體受蔭之說爲無徵也世世人欲信其說試先觀于堪輿之人乎堪輿之人爲其祖先父母相度墳兆安厝棺槨必竭目力之巧盡心思之營過于爲人

相度當百倍矣而卒無一人之富一姓之貴者不過朝遊暮涉糊口四方鼓舌揚脣資生巨室而已堪輿之人既不能相善墓而福利其身與其子孫則必不能與人相善墓利人之身與其子孫也此其術之誕假明著大驗也推原其始不過因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之人學究之徒覬爲卿相倚桑之女庶爲后妃搴旗之輩思爲建牙不軌之徒仰爲王侯故術者造爲不經之說迎其情中其欲預爲之兆遠爲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貲耳長掊奪之風作叛亂之氣起非常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世之人方且羅網于其內如夢不寐如醉不醒雖圭璋特達之士亦且甘其誣僞之說而何罪于庸庸瑣瑣貪汚細下之人乎

張居正曰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壤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響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譬之人寐則陽神出游觸物成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于床笫間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神爲物游魂爲

變精魄氣也故能感而通靈變而化物是以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于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棲神于箕尾蕭何降精于昂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明照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魂而不在魄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魂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死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棄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曰家之興替皆係于塋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包乎地地不

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可必也而况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于壑後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夭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爲之乎旃裘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視俟虎狼野獸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丘隴也彼其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孰爲之乎黃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楚人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戚魏惠王將葬雪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猶大彰明較著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民貧窶窮約或掩骼荒丘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哉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以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書始于郭

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善地而身為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胡為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魯楊二姓今江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夫何工于為人謀而拙于自為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為夫人固有未得吉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至于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葬祖者□纍蹊土或被盜發或因公與訟竭貲求勝至于滅絕死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尚屬杳茫眼前之禍輒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心茂剛滷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脈乎此殆不然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或閱千百年而不化否則有風吹倒轉虫蟻齧食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夫人死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烏鳶而

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若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邦必據形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據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體和而後生人蒙之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茍無其定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者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況術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浅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于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藏

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平衍窈奥茲焉尤藏毋居險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穴衣周于棺土周于郭反壤樹之一瞑而沒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又烏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于室奉神靈而求永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强爲善而已矣吳季子適齊其子死卽葬于嬴博之間深不及泉其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魄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彼以爲此天地之委蛻也無之而不可藏也奚必故國之歸勝地之求乎嗟乎若季子者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張誼曰葬得福地或由天眷或以無意得之不可以智力求也江右人酷信風水其親死則火焚灰骨貯竹筒中隨身懸掛周流四方偶見吉方則掘土葬之謂之偷葬蓋其風俗如此又有建寧劉期者祖父以來發人古墓以葬己親謂此地當出富出貴不數年期死甫踰月其子因奸下獄夢神謂之曰爾家累世謀併人產發掘人墓不止刑憲將乏爾

後嗣旣而復遭訴訟家業傷盡遷居舟中遇風覆溺竟絕其後所盜葬墓又爲劇盜所發剖棺散灰爲之殆盡嗚呼天道之好還如此

戚繼光曰嘗觀琥珀繫草磁石引針之事而怪之夫琥珀磁石無知之物也草旣枯死而針經火煉生意何在一被引繫則舉躍動盪如生而針則鋒鋒相連可引數枚墜而復躍卽此則風水之說信乎其有而枯骨無知未敢以爲盡然也然琥珀磁石其山川乎針草其遺骸乎謂風水不可信者蓋以人世不修厥德惟以是爲務至有傾人身家忍心害理專謀風水以昌子孫者卻不知地理與夫天理相爲流通茲一等人又在天理處責他而非地理之不驗也曾聞一人謀一人葬地百計覓人以訟害此家諸禍並臻思所以致之者彼又買托卜者向伊賣言曰某葬地不佳也能遷之則安矣旣而伊家如其說遷之彼卽謀其故地以葬其父葬未踰年所得禍更甚復疑而遷之發土至棺有白蟻蛀木成文曰此地若靈是無天理不靈是無地理夫天產佳地必待有德得之世人違天理而求地理惑矣

申文定公曰晚年以來士大夫溺于形家之說愼終哀死之心又勝其擇便利徼福澤之心郊垧墟墓間崇之若堂覆之如夏屋豐隆烜赫恢然自爲以萬年之藏然至于時世推移陵谷變易則雖崇岡樂丘牛眠而馬鬣若亦且鞠爲榛莽牧兒樵豎蹂躪其間蓋雍門之淚不勝掬矣而惟德義可以訓俗孝謹可以承家持之長久令聞無窮則有過其墟隴而愼焉興嗟攝衣冠而下拜者卽京兆之阡祈連之塚有不能得之于後日者此無異故以其人不朽也由是言之便利福澤在彼不在此

許氏家則曰葬者藏也藏者完歸于土之義人子于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惑于風水再惑于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于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于支干龜筮之生剋遂至累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哉故親終必依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嚙蟻不侵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合葬獨葬各隨所便但築壙不宜磚石磚久易于頹圮樹根得以乘隙穿刺惟三合土

熟鍊而堅築之久則結成金石與天地同不朽矣

麻邑鄧鎮卿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又曰造化留心福善即形家言未常損天理而不言也今人無端忘己又造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于目前身後是地握世權天反退聽故有天怕老婆之喻可謂詭中妙理

張鳳翼曰常聞前輩云有一狂人自稱賣地理者其言曰爾也看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其人傲世之言即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謂也

吳國倫譔貴州參議楊彥清遺墓表曰楊公名濂字彥清故關西夫子裔不知何代徙家廣陵之泰州泰州族系亦無考洪武之季君用明經舉起家為名御史歷永樂遷陝西按察司僉事尋調廣西擢貴州布政司右參議在貴六年所雅能操清白撫綏民夷語在名宦志宣德初皇帝勅賜璽書褒之比卒其妻王恭人子然依一垂橐視諸孤襁褓中度無資越萬里歸遂卜葬公于城東三柯林因家焉至今其鄉士人猶能

誦公遺德祠祀之不泯其後季子祥以國子生授行唐令祥子斂以鄉
舉授洋縣令斂子敬爲百丈驛丞敬子舉爲中軍督知府印蓋自是楊
氏日微矣公故有四子或嗣或絕嗣者或他徙不知其處獨祥之子孫
僅僅守丘墓其自王恭人行唐令以下物故而祔三柯林葬者凡三十
七家知印早客死家不置善妻亦去惟遺孤文彬文燦少育于假父家
爲舍人何祈所紹私以子錢行券因收其家間隙地已遂竊葬至行唐
令所幾暴其體骨是時二孤已稍長爲人傭以自飲食偶過故林而息
焉始悟舍人故紿之且暴之也號泣而訟于予予以移貴陽太守太守
廉得其實召舍人當之法立徙諸非楊氏骸而還所竊葬地乃論報請
礱石紀其事予覽楊氏所藏壟書與三柯林諸纍之圖愴然嘆曰不仁
哉舍人乎夫楊公以藩大夫嘗臨若先世父老非不尊天子褒勞其績
士人見德而祠之非不賢子孫三世相繼宰百里非不有後逮五世之
澤微始有不免爲人傭者舍人遂萌豕心使其四世之親幾不掩于簣
土不仁哉昔孫叔敖沒數年其子貧因乞封于楚得寢丘以寢丘瘠不

爲人所利朱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其葬我桐鄉往予常過寢丘見楚王祠如新是瘠之效也及過桐鄉又見太司農高冢數百步外無芻牧則愛之徵也今三柯林瘠于寢丘而楊公有知未必不以桐鄉望其民彼于百世無恙此數世忍之何人情相懸乃爾卽舍人奚利暴人之親而自暴其親徒取不仁名亦愚矣予懼夫後之愚而爲舍人者不少也故特如太守議表其墓以戒之且戒楊氏之後毋復爲人所紿云

往行

楊文貞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母家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德意不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壞人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愼之以率子弟自是其里無復舉塚售人者

楊美堦字以齊鄞縣人以貢爲儒官當葬親召堪輿家卜葬地堪輿爲言相地利矣奈不利長公何先生曰塋藏吾親也寧計其後信如若言孤最長最不孝請自當之毋令及諸弟遂葬如初卜

洛陽周公濟葬母躬修塋域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宋張忠定公詠之號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周公正統時人由監察御史官至安慶府知府堪輿之說渺茫難言在陰地不如心地一語則括盡其要矣

伍容菴之六世祖有貞隱公者在元至正間卜壽藏于龍池之山啓土一尺見一巨碑有宋故尚書四大字先露公遽命掩之術者曰若用此穴則公子孫卽登科甲且富既不用則當下丈許須三四世後方發而且不富公曰吾豈可爲子孫早發而毀先代大臣墓耶竟讓丈許而穴焉今伍氏祖塋第一塚上有柏樹大數圍攀榦扶疎者是也貞隱公傳四世而寒泉公中正德丁丑進士七世而容菴中萬曆丁丑會試庚辰

進士寒泉公以風節自持沒之日家無餘貲容菴公亦斤斤罔越尺寸

術者之言至是驗矣乃知堪輿家亦不可廢而心地之語果確論也

余公子俊家山後百塚鄰兒取其遺骸爲戲公輒爲掩之是夜夢人謝

曰子有陰隲爲我整理門戶他日當至大官

何公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文肅歸葬

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葬地衆

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也卒拒之

蘇州朱御史文嘗擇墓地已定夢一紫袍者曰吾唐朝陸贄也今君所

擇乃吾葬地可少讓之明日令移穴在下山人堅執亦不聽夢其人謝

云感君厚德願生君家以報後得子布周果殿試第一人蓋陸亦唐之

狀元也

盛端明字希道潮陽人弘治戊午解元壬戌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榮

簡其父嘗感異夢曰掘地得石有文曰宋端明殿學士墓先生瞿然令

人掩土是日伍宜人生公遂以端明命公名

袁宗儒字醇夫號靜庵雄縣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江西監察御史癸酉巡按浙江浙俗多惑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公諭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貧民不克葬者多昇諸水火公乃爲置義塜至今賴焉

翁大司馬萬達旣解官歸壬子冬十一月十三日詔復公兵部尚書而公方約友人蔡次軒爲武夷鯉湖之遊道趨三河盖公所買欲于此卜營樂丘也公語次軒曰我死必居此後其有興乎次軒以去家太遠爲疑公曰尼父魯產也海內郡邑無不祭神固無所不之也

大輿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爲學官弟子徒步往護喪歸欲卽葬兄弟叔姪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年相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兄弟輩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張文錦字素卿銅梁人張公佳胤之父也公之鄉先生度正侍郎者仕

宋爲名臣墓蝕于寺公行求草間得斷碣敍穴所甚詳奮謂寺僧度氏以侍郎墓故置守寺若輩乃以寺浜墓耶聞之官立死僧懼爲讓地復墓公以一少牢醴酒酬而飾邑諸生諸監司爲立棹楔歲時享祭如禮當公酬之夕也夢有冠而袍笏者呼公起聞庭中言曰微公吾鬼遂餒敢報公以白馬黃牛公莊牛馬適有歲以爲驗會佳胤令滑而迎公及沈太恭人養公第令太恭人往至黃牛峽舟幾覆若有引之者傳于岸以免滑大盜刦令令自拔駢鍛間卒擒盜公聞而喜曰吾今乃知度公所謂也吾歸舟而脫黃牛之阨吾子令而脫大盜手夫滑古白馬地也更以一少牢復祀度侍郎而貽書滑令云

歸安仰思忠質直闓爽精堪輿家術閩故方伯何公先爲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爲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因送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

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爲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托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何所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猶不可不信

初上幸天壽山展謁諸陵旣踰年欲再往蒲州王文端公當國以爲鑾輿數出無事漫遊不可爲訓無已則請如世宗預卜壽陵故事庶駕出有名上從之乃命禮部選舉素諳地理者與欽天監官協同相擇乃推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參議梁子琦聽補僉事胡宥與監官張邦垣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衆議不合乃獨獻吉地一處俟上臨閱地在斷崖深谷嶔崎偪仄中乘輿歷涉危險上意不懌並報罷而定于龍大峪兩山命定國公徐文璧輔臣申時行及司禮太監張宏率相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去獨子琦在禮部謂其好勝喜爭前所奏

地皆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怒遂疏論尙書徐學謨而語侵申文定公上惡之勒令閒住及鴐再閱定于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時御史李植江東之與子琦厚善欲因事起釁乃與御史羊可立具疏言大峪非吉幷劾監官張邦垣等欺罔而遍行金錢賂上所親信小豎當時號爲十俊者數以蜚語動上時鑾輿已四出供費浩繁而將作之費已鉅萬九卿皆有憂色各具疏請上獨斷上乃召輔臣時行等入見于感思殿東室命降植等三級植等前以論籍江陵陞太僕光祿尙寶各少卿至是復授員外郎主事而壽宮之議息矣始閣臣被命閱視原未習形家之說第閣臣職業從來未有以相地爲輕重者諸臣別有推戴欲擊去閣中諸公而上英斷終不爲所熒惑也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初童原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幷訐永墳建造違制及礙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侈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郭祿爲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脈容不行改遷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哀冲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所使之轉奏紀麗妃閻氏父也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耶

二氏前

前言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敎勅曰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俗違敎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渾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靑詞各遵頌降科儀民有効瑜珈稱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重罪天下僧道有剏立菴堂寺觀非同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入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

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册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同者拿送有司民問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幷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亦須父母俱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幷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武中嚴禁偈榜申明違者殺不赦于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道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幷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衛軍有司當

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邊衞充軍

王叔英曰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淸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于汚民是則于其本教既忍爲之況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于世道而有敗于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由于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可以省除以助農者也

葉子奇曰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夫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而貪者又何可以苟得也

方孝孺答劉子傳書今之叛道者莫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

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于疆域斥堠使敵不能攻刦可也稍有所論述遇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狥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自愈耶元氣若斯道也自朱子沒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耶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

薛文清曰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

不爲所惑苟吾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

又曰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天理故曰高而無實

又曰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于萬物之上彼惡得而小之哉

又曰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于空虛氣稟下則惑于禍福

又曰董子謂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直尊孔氏矣

又曰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皆起于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又曰道教盛于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自近古四海九洲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之衆

又曰爲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爲不善之人誦異端之誕言而福可求耶

丘濬疏斥異端其略曰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然而武帝餓死臺城徽宗殞身漠北皆致酷禍其效何如也

周公忱與戶部諸公書其略曰天下之寺觀莫盛于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于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主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為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保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主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疾矣

成化元年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張寧疏曰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故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

得久合舊章而禮部尙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柱香約
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罪非臣雖至愚爲
此深惜竊惟人臣之忠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
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
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
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盡徒以辦香尺楮列
名其上宣揚于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
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于異端孟子之于楊墨韓
愈歐陽修諸儒之于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辭而闢之今若
弗禁其流不止于惑與誣矣通國之人翕然相從仁義不止于充塞矣
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
哉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
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迫切至
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尙

沿故習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偏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于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干其于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鑒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勅命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炷香于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葉公盛曰宋歐陽文忠公朱文公文集俱在並無禱祈道釋二字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遐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公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而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醮于節菴巡撫河南山西每早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耳

何公孟春曰唐宣宗懲閹宦之横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予謂此法亦可行之爲僧道者

劉定之曰宋徽宗崇尚老氏反覆言釋氏之不足信而極言世之人奉

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以償其費而不免于危亡之禍可謂深知其害者矣君子曰既知其害何不一言以悟主上以極生民之害以彌危亡之禍乎

弘治元年馬文升疏曰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非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淸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恆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名每縣各不過一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三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三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有披剃而隱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遍于天下妄造經典多於書籍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于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如蒙乞勅禮

部查天下并在京寺觀若干所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折毀併于古刹大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持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于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持道童收為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為民寺觀住持還俗為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之所司官員容隱者亦各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敢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耗費矣

王虎谷為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溪問之曰此何以塞異端乎此輩苟且為衣食尚不可遏塞往往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歎服

李夢陽曰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強

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獨不見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奉道亦曰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較著而今勅旨耕觀請額者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不知何所取于彼而爲之也夫眞人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矣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之信使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如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不加察反聽其誘此愚所以日夜悲心也

張元冲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爭毫釐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不知亦須兼取否陽明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我盡命至性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我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

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己則自處中間皆學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黃佐曰道家者流肇自老子道德之說其後流入巫老如張道陵寇謙之則其魁也其言曰無先應感是妙一從乎妙一分爲三元又從三元變生三才三才既滋萬物斯備所說有洞眞洞玄洞神之書一是以虛無爲本蓋穪三生萬物之餘緒而枝蔓之至其所謂神仙亦不出乎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數語使神仙眞能後天地而不死則魏伯陽呂岩之徒今安在哉是不足辯獨佛禍入人視老氏尤深蓋人之情孰不願貴而既貴者憂其復賤孰不願富而既富者憂其復貧孰不願安且壽而既安且壽者憂其或危以死佛乃爲欺以中其情曰來吾能坐女安女貴且富女倡生死輪迴福田利益之說以號召之世之愚者莫不惑而奔之由是修佛事者自以爲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危以死也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既入其術則亦不敢復以

彼爲非也彼復度夭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技有時而遂敗于
是又爲欺以濟其窮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必往生于彼則貧
且賤以至于危以死者皆曰吾將生于彼而又何討乎此也此世俗之
愚所以不可破也余初時嘗著原佛其言曰佛之入中國也妖氣召之
也佛之倡爲異說也妖言啓之也何者周衰禮廢力政爭雄秦漢而降
先王之道掃于一帚夫禮教廢則風俗汚風俗汚則人心蠱而邪說肆
氣機感召捷于聲響被髮野祭幸有預知伊川之爲戎衛人蹟倫春秋
書狄人入衛君子以爲致此則有由也皆先生之道放僻而無經旣自
納于夷狄之域矣則胡鬼之教應其機而至焉無怪也衣之敝也而蟣
虱饒醯之酸也而蠓蚋集故曰佛之入中國也妖氣召之也世之儒者
類曰佛氏之言最爲宏闊其罪福報應之說旣足以鼓惑愚鄙之人而
其明心見性超出形氣之論又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徒坐食宂費旣
足以耗蠹海內而斯民之和氣附影背本忘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斯言
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夫今之髡者同非佛之徒而今之胡書亦

非佛之言也佛居身毒言語未嘗與中國通也其侏儒荒誕蓋不可曉而其徒强以華言譯之是指鵝而爲鳳也六經子史中國之人日誦習之猶有所未詳而況于漢譯胡書也哉苟以其徒所譯果得其眞則漢明帝所得佛經四十二章于身毒者是也譯之者卽西來之攝摩騰蓋比其他差爲不妄今卽其書而考之則宏闊之言卒無有也以守志行爲先以戒貪慾爲難以事親盡孝爲福以生中國見明爲幸樹下食宿以爲自足彈琴緩急以喻適中大抵以恬静寡欲爲宗其言猶近實也逮夫支讖之譯泥洹道安之譯維摩法華鳩摩羅什之譯金剛般若其人皆久染華風桀黠而敏給者也往往摽掠文士緒餘以文飾杜撰之其玄遠恍惚不可究詰之論可考而知也老聃所謂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卽五蘊皆空之所本也列禦寇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卽四大各離之說之所本也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卽輪迴報應之說之所本也宋玉所謂土伯九約其角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卽閻羅夜叉之說之所本也騶衍所謂中國爲赤縣

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即大千世界之說之所本也天下無道辭有枝葉中國未始知佛而曲學浮言已先有是矣彼乃從而傚變務爲張大以惑世誣民豈佛之意哉氓氓蚩蚩固無足譏文章之士反棄所習而習焉何也然其所本在此而不在彼故曰佛之倡爲異說也妖言啓之也或曰世之名賢多惑之者何居曰奚而不惑也人有慮曰與物關悔吝憂虞相尋于無窮而方苦其窘己也見其所謂明心見性超入涅槃無相之光徧周沙界凡有相之累判乎與己不相及也則喜而從之矣如趙淸獻韓魏公劉元城皆謂因佛得力旨也然則盡從事于吾儒乎曰吾儒之學循序漸進雖亞聖如顏子猶仰鑽瞻忽而若孔之卓也爲學而馴至仲尼顏子之所謂樂則安肯以彼而易此哉是故主張斯道者甚矣其難也少詘于物欲鮮有不惑于彼者語曰吾未見剛者惟剛生明明則不惑剛則不詘

羅公欽順曰梁武帝問達摩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

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効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惡要免閻羅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字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諛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惟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闢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充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知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凡吾儒解

惑之言不可勝道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原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俱在于凡祈禳崇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淸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旣遠精義寖失而淫邪妖妄之說起所說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崇禱然旣已久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又曰吾儒之與二氏卽日之與月也吾儒之道明二氏之道自息猶日已出則月難乎其光故老子當孔子之時而出關西遊其後達摩入中國而復西渡詎曰偶然哉蓋東魯之道盛彼自不得不西耳東陽也日出之方西陰也月出之方日月豈容並明于中天乎日明于晝月明于夜[illegible]之道也二氏之教主于爲生死鬼神之道也東生育之方也西肅殺之方也故孔子生于東魯教主于仁釋氏生于西土教主于寂彼淸淨者亦若是已遊于西則各從其類也觀乎此而其道較然矣故無患于二氏惟明吾孔子之道而已矣

胡纘宗曰傳有之脫屣諒非難偷生詎能安言他道易致也今之世釋非其釋老非其老就而論之恐亦得罪于聃曇而世之人方喜聞而樂尊之守亦惑矣然不羈不累飄然高舉亦愈于吾人之患得患失者矣極矣和尙曰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淸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禁

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推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抵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齋設醮萬乘之尊親莅壇塲上惑宸聽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刦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驗之則其無益而有損不待辨矣况陛下親莅壇塲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齋設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乎」

王世貞曰夫人生有涯而其欲無涯以有涯之生而供無涯之欲勢不得不求之延年以延年未爲盡勢不得不求之離生死今二氏之所以漸衰非其說之衰亦以取驗少也

又曰今之爲二氏也何庸闢哉固二氏之所深闢者也人其人火其書

盧其居淺矣然而卒無以易也正其本以勝之無不勝矣若歐陽氏者稱名持論者也

王文肅公與唐日元主事書曰公所論不過謂三教同源儒者當于應世中了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數從和光方便入門若吾儒則量腹而後食擇器然後操如不肖自揣力綿智短不敢強其性之不能乃爲儒而過于不聞道者也

顧憲成曰孔子于原壤曰老而不死是爲賊孟子于告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此是後人攘斥二氏的公案莊子言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老子其猶龍乎列子言孔子與商太宰論三皇五帝獨推西方聖人此是後人崇事二氏的公案蘇穎濱曰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來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李屏山曰吾讀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阿含寺經以

佛在儒之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矣凡此又皆近世論三教異同的公案也學者無主先入之見虛心參核必有個眞是非湧出來

馮公琦疏略曰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于爲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于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眞詣其地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晉以來于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于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頹波于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居也伏惟聖明留意奉聖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

檢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爲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憐才爲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士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收錄以悞天下奉聖旨覽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此旨首揆沈公一貫所擬也